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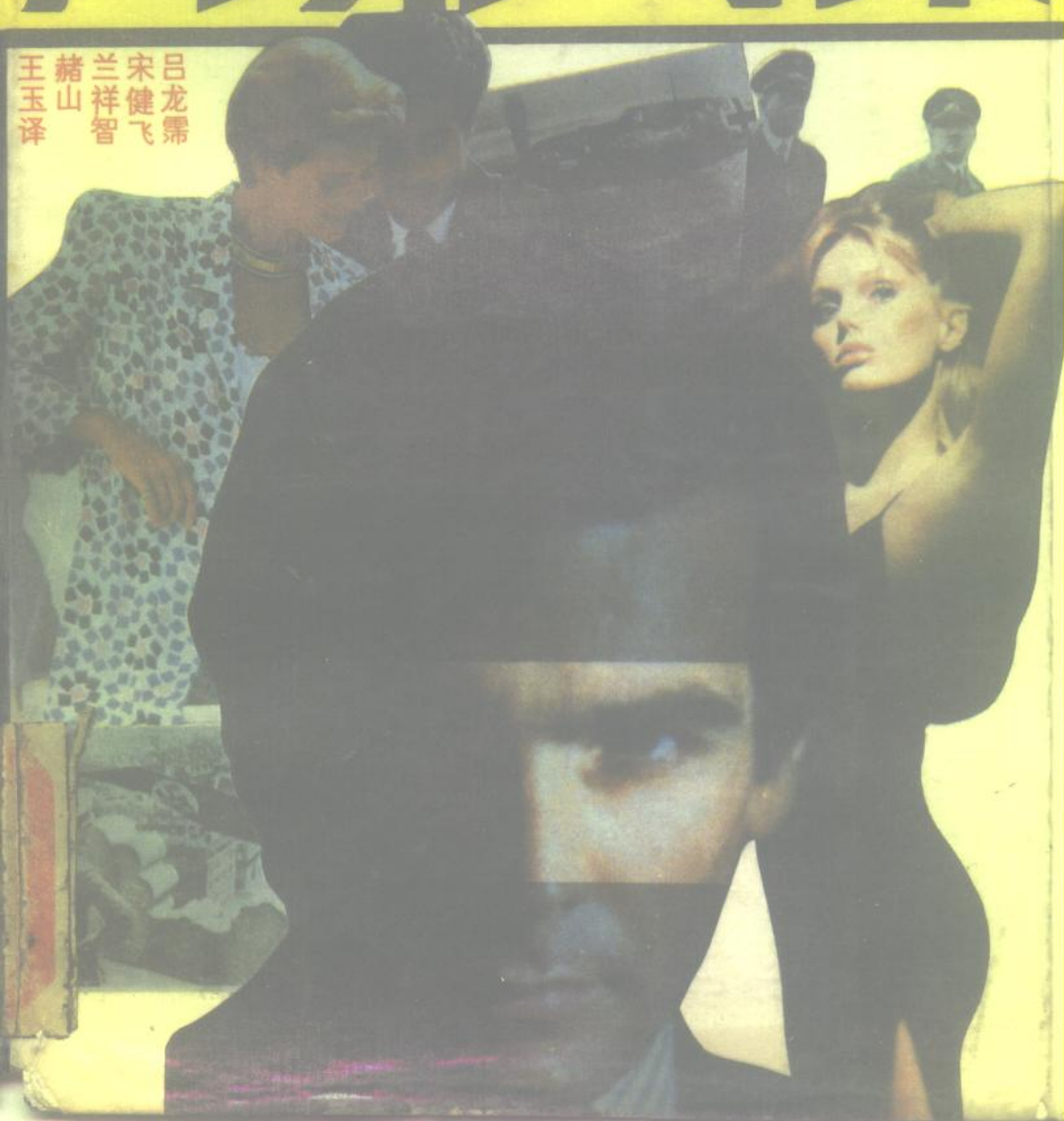
西方情节小说 惊险 曲折、离奇。

该书曾被西德《明镜周刊》列为一九八四年度世界畅销书

[德] 约翰内斯·马里奥·西木尔著 ● 河南人民出版社

风流间谍

吕龙霏
宋健飞
兰祥智
赭山
王玉译



〔德〕约翰内斯·马里奥·西木尔著

风流间谍

河南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该书主人公托马斯·列文是个热爱生活，向往和平，渴望爱情的聪明而文雅的年轻银行家。由于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被迫成为多国间谍战中的关键人物。他无法摆脱间谍机关的控制，于是，便导演了一幕幕闹剧。书中描写了他曲折迷离惊险的间谍生涯以及他在间谍生涯中所经历的许许多多的风流韵事。

风 流 间 谍

德]约翰内斯·马里奥·西木尔 著

吕龙霈 宋健飞 兰祥智 译

赭 山 王 玉

责任编辑 尚书磊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新乡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326千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数91760—161,830册

ISBN 7—215—00042—7/I·10

统一书号10105·508 定价3.55元

前言

《风流间谍》的作者约翰内斯·马里奥·西木尔是当代联邦德国最受欢迎的畅销小说作家，也是当代西方拥有读者最多的畅销小说作家。在欧洲和美洲，西木尔的名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联邦德国《明镜周刊》开列的世界十大畅销小说作家的名单中西木尔名列前茅；许多国家的出版社竞相购买西木尔作品的版权。这个被誉为“当代畅销书巨匠”的作家的作品被译成了三十七种文字。本书在慕尼黑克劳尔出版社初版就达到一百二十八万九千册。据统计，西木尔作品的德文版发行量早在一九七七年就超过了一千八百万册。

DQ5/31

《风流间谍》的主人公托马斯·列文是个热爱生活，向往和平，渴望爱情的聪明而文雅的美男子，然而，由于命运的捉弄，他竟然身不由己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谍战的关键人物。谍海浮沉，漂泊无定，九死一生；从丘吉尔到戴高乐，从墨索里尼到希姆莱、希特勒，从德国、法国到西班牙、葡萄牙，从疯狂的欧洲到风景如画的南美洲，这个超级间谍一直在同不公平的命运搏斗，在向夺去了他的青春、爱情、友谊的各国间谍机关寻机报复，他一直想奋力游出这个疯狂的漩涡，到和平的居处去过隐姓埋名的生活，到理性的王国去追忆失去的生命……

《风流间谍》曾被西德《明镜周刊》列为一九八四年度世界畅销书，并被拍成十三集的电视连续剧。正是由于这部以第二次大战史实为依据的小说所获得的世界声誉给西木尔的创作带来了经久不衰的繁荣。为了使作品更精粹、集中，译者曾对原文作了大的删节，特此说明。

译 者

引子

1

“亲爱的基蒂，我们德国人能够创造经济奇迹，可是不会做色拉。”托马斯·列文对体态娇媚的黑发姑娘说。

“是的，先生。”基蒂应道。她说话时呼吸有点急促，因为她发疯地爱上了眼前这位风度翩翩的雇主。此刻，她站在厨房里，脉脉含情地注视着身旁的托马斯·列文。

托马斯·列文在他那深蓝色窄翻领晚礼服外面围了条围裙，手里捧着一块餐巾，餐巾上放着两棵青翠欲滴的鲜菜。

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基蒂心里揣摩着。她的两眼闪闪发光。这个拥有一座别墅的主人，在她的领地——厨房里，竟能如此娴熟自如地操作，更点燃了她胸中的爱火。

“正确地调拌色拉，几乎已经成了一门失传的手艺。”托马斯·列文说，“在德国中部地区，它被做成甜的，吃起来象变了味的点心；在南德呢，又酸得如同兔食；而在北德，家庭主妇们甚至还用色拉油，哎，那玩意儿本来只能用来抹抹门锁。”

“是的，先生。”基蒂还是气喘吁吁的。远处响起了教堂的钟声。其时是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十九点正。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似乎与其它任何一天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对托马斯·列文来说，却不是这样，因为在这一天，他以为可以结束一段杂乱无章、为非作歹的历史了。这一天，刚满四十八岁的托马斯·列文，住在杜塞尔多夫市谢西林大道高级住宅区一幢租来的别墅里，他在“莱茵—美茵银行”里拥有一笔可观的存款，并且还有一辆价值三万二千马克的德国造豪华型赛车。

年近半百的托马斯·列文保养得相当不错：身材修长，皮肤黝黑，窄脸庞上有一双聪明机灵、略带忧郁的眼睛和一张多情善感的嘴，一头黑发剪得很短，两鬓略有些斑白。

托马斯·列文没有结婚。左邻右舍都知道他是位少言寡语的绅士，尽管他们对他那种守口如瓶、不露底细的做法多少有点不乐意，但都认为他是联邦德国的一个规矩的生意人。

“我亲爱的基蒂，”托马斯·列文说，“您长得很美，又年轻，不用说您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你愿意跟我学点吗？”

“愿意……”基蒂的声音很轻。

“那好。我要向您传授制作美味凉菜的配方。刚才我们干了些什么？”

基蒂行了个屈膝礼，回忆道：

“两小时前我们把两棵鲜菜冲洗干净，然后去掉菜梗，挑出嫩叶……”

“又把嫩叶怎么样了？”托马斯·列文继续追问。

“把它们放在餐巾上，随后，您就摇晃餐巾……”

“是甩餐巾，亲爱的基蒂，以便把所有的水份都甩出来。菜叶必须是干的，这一点极其重要。不过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制作色拉调味汁上。请递给我一只玻璃碗和一副做色拉的炊具！”

基蒂无意中触碰到主人那细长的手指，她周身顿时涌过一股甜丝丝的感觉。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又在思忖……

“……色拉绝对不能接触金属器皿。”托马斯·列文说。

基蒂象着了魔似地盯着主人细长的手，怀着越来越敬畏的心情，倾听他的讲解。

“做调味汁时，”托马斯·列文继续讲，“取少许胡椒，少许盐，一茶匙辣芥末，外加一只煮老了的鸡蛋。将鸡蛋切碎，再放上香菜，多加点葱，然后需要四汤匙货真价实的意大利橄榄油。基蒂，请把油拿来！”

基蒂满脸通红地递过橄榄油。

“刚才说了，四汤匙。好，现在再加四分之一升鲜奶油，酸的或甜的都行，这要看各人的口味。我喜欢酸的……”

正当这时，厨房的门开了，随即走进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壮汉。他下穿黑灰条纹裤子，上着蓝白条纹便装，白衬衣上系着白蝴蝶结，齐刷刷的短发盖住了脑壳。

“什么事，巴斯蒂安？”托马斯·列文问。

叫巴斯蒂安的男仆用清晰悦耳的法语腔调回答：“沙伦贝格经理到。”

“啊，真准时，分秒不差。”托马斯说。

他解下围裙，道：“十分钟后用餐，巴斯蒂安上菜。您呢，亲爱的孩子，可以走了。”

“经理先生看上去怎么样？”托马斯·列文问。

“跟平常一样。”大汉说，“又肥又壮，公牛脖子，皮球肚。一个十足的乡巴佬。”

托马斯穿上晚礼服，这时他突然发觉什么，厉声责备道：“巴斯蒂安，你又喝了白兰地！”

“就那么一小口，我一时有点高兴。”

“算了吧！行事的时候，我需要你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如果你喝醉了，是打不倒经理先生的。”

“这个胖子，我就是酒精中毒以致神志昏迷，也对付得了。”

“住口！还记得铃声暗号？”

“记得。”

“重复一遍。”

“铃响一声：我接着上菜；铃响两声：我把复印件拿来；铃响三声：我搬出练拳击的沙袋。”

“只要你不把事情给搅乱，”托马斯·列文一边修指甲，一边说，“我会感谢你的。”

2

“这汤味可太绝了！”沙伦贝格经理说。他身子向后靠去，用大马士革餐巾抹了抹薄薄的嘴唇。

“卡尔森夫人，”托马斯说，并用手摁了摁桌面下的一个按键，铃响了一声。

“什么夫人？”沙伦贝格没听清楚。

“卡尔森——这是汤的名字，龟肉加雪利酒和鲜奶油。”

“哦，不错！”

桌上蜡烛的火苗忽闪了一下，巴斯蒂安轻手轻脚地走进来，端上了辣子鸡。

沙伦贝格经理因此赞不绝口：“啊，珍饈佳肴，简直是珍饈佳肴！列文先生，您请我的客，这实在让人高兴。不过您本来是想和我在这儿谈生意的……”

“只要有好吃的，什么都好商量，经理先生。您再用点米饭，就在您面前。”

“谢谢。列文先生，现在您说吧，这究竟是笔什么买卖？”

“再来点色拉？”

“不要了，谢谢。您倒是谈谈正事呀！”

“那么好吧。”托马斯说。“经理先生，您有一家大造纸厂。”

“原来是这事，不错。厂里有二百名职工，一切都是在废墟上重新建起来的。”

“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来，祝您健康……”托马斯·列文举起酒杯。

“遵命。”

“经理先生，据我所知，你们厂生产高级透明水印花纹纸。”

“是的。”

“你们还将这种纸提供给‘德国钢铁联合企业’用于印制他们正在市面上发行的新股票。”

“对，是‘德钢联’的股票。不瞒您说，这事真麻烦，检查没完没了，不过是害怕我的人自己动手印制几张股票，哈哈！”

“哈哈。经理先生，我想在贵厂预订五十张大张这种透明水印花纹纸。”

“您要……要什么？”

“要五十张大张纸。您是公司的头头，要避开检查，想必不会有什么困难吧。”

“我的老天，可您要这些纸到底想干什么？”

“当然是印刷‘德钢联’股票。您觉得怎样？”

沙伦贝格经理歉然地叠起餐巾，说：“恐怕，我该走了。”

“千万别走。还有酒沫沙司苹果和奶酪吐司呢。”

经理站起身：“我说先生，我将忘掉本人曾经到这里来过。”

“我怀疑您什么时候能把它忘掉。”托马斯说着又往他的盘子里扒了些饭。“您干吗站着，国防经济的领导人？坐下吧！”

沙伦贝格的脸唰地变成猪肝色，他小声问道：“您说什么？”

“我说您应该坐下，鸡会凉的。”

“您刚才说什么国防经济的领导人？”

“我是说了，而且说的就是您，尽管您一九四五年已把这一称号给忘了，比如在您填写的调查表上。您应该叫马科。”

“您简直在胡言乱语！”

“哪儿的话。您过去是纳粹党瓦尔特区分部主管国防经济的负责人，现在仍被列在波兰政府要求引渡受审的战犯名单上。当然，那上面写的是马科，不是沙伦贝格。”

沙伦贝格经理瘫倒在老式的佛兰德软椅里，有气无力地说：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听人对我讲这些。”

托马斯·列文叹了口气：“唉，您瞧，经理先生，我也有过动荡不安的过去，并想和它一刀两断，正因为这个我需要您的纸。仿造太费时间，可靠的印刷工我倒有……喝口香槟吧，能提神……您看，经理先生，战争结束的时候，我得以翻阅了所有的秘密档案。那时候，您正隐匿在米斯巴赫……”

“撒谎！”

“对不起，我指的是罗森海姆，菩提树庄园。”

沙伦贝格经理有气无力地抬了抬手。

“当时我知道您藏在那儿，而且以我当时的职务完全可以让人将您逮捕归案。不过我们扪心自问：你自己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呢？人们会把他关起来，将他引渡给波兰政府。那又怎么样？”
托马斯津津有味地啃着一块鸡腿。

“况且我想：假如你不去碰他，这老兄过几年准会东山再起，这类人是不会潦倒沉沦的，他们总是要一再出头露面……”

“无耻！”木制软椅里发出了一声嘶哑的喊叫。

“……等到那时候，他就会对你大有用处。当时我这么想，也就这么做了。瞧，这步棋走对了。”

沙伦贝格艰难地站起来，说：“我现在就去警察局投案自首。”

“旁边就有电话。”托马斯的手在桌下的按键上摁了两下。

巴斯蒂安又悄然无声地走进来，手里端着一个银制的托盘，上面摆了好些影印件。

“劳驾您自己动手吧。”托马斯说，“这些复印件里有经理先生穿军服的照片，有经理先生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颁发的公告，以及一份所谓纳粹帝国财政总管关于收到资助冲锋队和党卫军的十万帝国马克捐款的收据。”

沙伦贝格经理重又坐下。

“您可以把餐具撤下去了，巴斯蒂安。经理先生已经吃完了。”

“好的，先生。”

待巴斯蒂安走后，托马斯说：“此外，这笔捐款里有您的五万。怎么样，这些材料够了吧？”

“我绝不允许对我进行讹诈！”

“上次大选，您不是也捐献了巨额款项吗，经理先生？那家对这类事情感兴趣的德国新闻杂志叫什么来着？”

“您真是胡说八道！您想伪造股票？！您要坐牢的！我也会陪着进监狱！如果我给您纸，我就完了！”

“我坐不了牢。如果不给我纸的话，您才完了，经理先生。”托马斯说着按了一下电钮：“注意了，看看拔丝苹果的味道如何。”

“我一口也不想在您这儿吃了，您这个敲诈者！”

“那么我什么时候能拿到纸呢，经理先生？”

“休想！”沙伦贝格愤怒到极点，“您永远也别指望从我这儿得到哪怕是一张纸！”

3

时近午夜。托马斯·列文和仆人巴斯蒂安坐在书房的壁炉前。炉膛里火苗蹿动，数百本书五颜六色的书脊，在半明半暗中闪闪发光。一架留声机在转动，拉赫马尼诺夫钢琴协奏曲第二号作品的旋律在室内轻轻回响。

托马斯·列文仍穿着那件一尘不染的晚礼服，巴斯蒂安敞开衬衣的领口，把脚搁在一张椅子上——当然，他事先侧眼瞄了瞄主人，往上垫了一张报纸。

“经理先生一周后送纸来。”托马斯·列文说，“你的朋友要多久才能印出来？”

“大概十天吧。”巴斯蒂安答道。他抬手把一杯白兰地送到嘴边。

“那么我将在五月一日——这可是个好日子，劳动节——前往苏黎世。”托马斯说着递给巴斯蒂安一张股票和一张表：“这是供仿制的样品，表上是我要印在股票上的顺序编号。”

“如果我知道，你打算干什么的话……”头发又粗又短的仆人羡慕地嘀咕道。

只有当巴斯蒂安知道自己和主人是绝对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他才使用亲切的“你”字。他认识托马斯已经十七年了，而且他以前根本就不是什么仆人。

自从巴斯蒂安在马赛和托马斯相识以来，就跟着他了。此外，他还同托马斯一道有过几次惊险的经历。

这些事把俩人连结在一起了。

“托米，你不愿告诉我你的计划吗？”

“亲爱的巴斯蒂安，其实这是件完全合法的好事。我搞的这个股票骗局是高尚的骗局。我可以起誓，任何人都不会发觉其中有诈。大家都能赚钱，人人都会满意。”

托马斯·列文面带微笑，掏出一只金色的怀表，这是他父亲的物品。这块扁平的带弹簧盖的表，伴随着托马斯历尽艰险，在那亡命的角逐中始终呆在主人的身边。托马斯·列文一次又一次成功地隐藏了它，保护了它，重新得到它。他打开弹簧盖，表里的报时装置发出银铃般的声音。

托马斯若有所思地说：“为了安全起见，我要换个姓名前往瑞士。让我们来看看，还有些什么德国护照？”他从保险式壁柜里取出一叠护照，微笑着念了起来：“雅各布·豪泽尔……彼得·梭伊尼尔……路德维希·冯·特伦得伦堡男爵……维尔弗里德·奥特……——我的上帝，这些名字能引起多少回忆啊！”

“你用特伦得伦堡这个名字向里约热内卢倒卖过卡迪拉斯轿车，我觉得还是让男爵‘休息’一下吧；豪泽尔也够‘辛苦’的了，别人还一直在法国搜捕他呢。”巴斯蒂安道。

4

“您请坐，奥特先生。您有什么事要办吗？”股票证券科科长放下印有“维尔弗里德·奥特，杜塞尔多夫实业家”的简单名片，问道。这位科长叫于勒·韦尔蒙，股票证券科设在苏黎世瑞士中央银行的二楼。

自称是维尔弗里德·奥特的托马斯·列文问：“您是法国人吧，先生？”

“母亲是法国人。”

“那么我们讲法语吧。”

于勒·韦尔蒙的脸色豁然开朗。

“我可以在贵行开个号码户头吗？”

“当然可以，先生。”

“我刚购进了一些德国钢铁联合企业的新股票，想寄存在瑞士，按刚才说的，用号码存折，不落姓名……”

“我懂了，那可恶的德国税务，对吧？”韦尔蒙一只眼眨了眨。

“为了使我不忘记此事，”托马斯·列文说，“请您让人把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的股票联单给我剪下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苏黎世，所以要把这些股息联单保存在身边，到时候好自己来兑现。这样也免得您费心。”

不一会，一切都办妥了。托马斯·列文的上衣内袋里放着一张瑞士中央银行的存单，上面证明一位来自西德杜塞尔多夫的名叫维尔弗里德·奥特的实业家，存入了面值一百万西德马克的德钢联新股票。

托马斯·列文驾驶着他那辆即使在苏黎世也十分惹眼的赛车，回到了他下榻的鲍尔湖滨饭店。这里所有的职员都喜欢他。

他坐电梯回到自己的套间。一进门就走进浴室，把剪下来的一九五八和一九五九年股息联单用水冲掉，省得以后惹出祸来。客厅有一个阳台，托马斯坐在一顶五颜六色的遮阳伞下，舒心惬意地眺望着苏黎世湖波光粼粼的水面上飘荡的小船，沉思了片刻。随后他拿起一枝金色的铅笔，在一张旅馆的信笺上撰写了一则广告：

兹有德国实业家在瑞士招标集资。投资者享受高额利率，集资人提供可靠保证。投资期两年。投标者务请提供真正可信的银行实据为佐。否则，恕不考虑。

两天后，这条广告刊登在《新苏黎世报》广告页的显著位置，同时还注明了集资者的邮政代号。过了三天，在这个代号下就收到了四十八封信。

托马斯坐在阳光明媚的阳台上，认真地分拣着应征信件。其中两封引起了他的特别关注。

一封是用一台不算高级的打字机，在质地不大好的信纸上打出来的，德语文理也欠妥，寄信人提出：“……要是利息令我感兴趣，投资额可达一百万瑞士法郎。”信末尾的署名是：皮埃尔·缪耳里，房产经纪人。

另一封是手写的，字迹娟秀。淡黄色精制信笺的正中上方，